

故乡的风,总是带着山野的草木香,穿过岁月的缝隙,吹到我眼前,清晰地浮现出那柄弯刀的模样。那是爷爷的弯刀,是在街上老铁匠铺里,一锤一锤淬火锻打出来的老物件,没有精致的雕花,没有华丽的装饰,却被爷爷的手掌摩挲得锃亮,刃口锋利得能映出山间的云影,也映出我的整个留守童年。

我是在小村庄里长大的留守儿童,父母在千里之外的城市奔波,童年里最坚实、最温暖的依靠是体面而又倔强的爷爷。他从不是佝偻着背的模样,衣着干净整洁,行事端正,骨子里藏着庄稼人独有的尊严与执拗。我长大后,父母曾无数次劝他搬去城里同住,享清福,可他始终不肯。他舍不得生他养他的土地,舍不得院里的一草一木,更舍不得葬在村里的奶奶。他执意守着空荡荡的老宅,守着与奶奶相伴半生的回忆,一个人在故乡的烟火里,安静而执着地生活着。

那柄弯刀,是爷爷最忠实的伙伴,陪伴着他度过无数个日出日落,是他劳作半生的信物,也是我童年里最深刻的印记。

春日的竹林郁郁葱葱,爷爷总会背着背篓,握着弯刀走进林间。他身姿挺拔,动作利落沉稳,弯刀划过竹竿,发出清脆的“咔嚓”声,一根根青翠的竹子应声倒地。爷爷的手很巧,粗糙的指节布满老茧,却能将竹子劈成均匀细腻的篾条,在昏黄的灯光下,一编就是大半夜。背篓、簸箕、竹篮、菜筐……一件件扎实精巧的农用器具,在他手中慢慢成型。天不亮,爷爷就挑着编好的竹器,踩着晨露赶往镇上的集市,换来的零钱从不舍得给自己添一件衣物、一口吃食,全都小心翼翼地收好,等我放学回家,像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橘子汽水。玻璃瓶子冰得手心发凉,橘子味的甜气在舌尖散



弯刀

□龙腾飞

开,那是我童年里最奢侈的快乐。

逢年过节,村子里处处飘满烟火香气,那柄弯刀也成了餐桌上最温柔的见证。平日里舍不得吃的土鸡,爷爷会用弯刀利落剁块,慢火炖煮成一锅鲜汤,汤汁浓郁,味道绵长。他总会笑着把鸡翅夹到我碗里,认真地说:“我孙女吃了翅膀飞得高。”那碗鸡汤、那块鸡翅,是我长大后走遍四方,再也尝不到的人间至味,藏着爷爷直白又温柔的疼爱。

家门口的小路蜿蜒崎岖,常年被杂草和横生的枝丫覆盖,雨天泥泞难行,晴天荆棘绊脚。爷爷总记挂着这条路,隔三岔五就握着弯刀,默默地蹲在路边清理。杂草被连根斩断,乱枝被利落砍去,原本坑洼的小路,被他打理得平整通畅。他从不说不客套话,却用最实在的方式,为我铺就一段安稳的归途,让我上学放学的脚步,少一些坎坷,多一份安心。那柄弯刀,砍去的是路途中的阻碍,也为我挡去了成长里的风霜。

我少时偶有任性,闹过小脾气,犯过小错

误。爷爷拿出用弯刀砍的棍子,打在我的手心,语气严肃,教我做人要端正,要懂礼数,要心怀善意,要守好本心。那根棍子,在我心里种下了是非与教养的种子,让我在往后的岁月里,始终记得爷爷的教诲,行得正,坐得端。

如今,爷爷离开我已经整整一年。

那个体面倔强、守着故乡与奶奶,把所有温柔与疼爱都给了我的老人,永远地留在了这片他深爱一生的土地里。如今的老宅只剩断壁残垣,我找到了那柄陪伴了爷爷一生的弯刀。它依旧锃亮,依旧锋利,可握在手里,却是一片刺骨的冰凉,就像爷爷离世时,我紧握他的手,再也没有往日的温度,再也没有宽厚有力的触感,只剩下冰冷的、再也握不紧的离别。

爷爷走后,我的生活空了一大块。从前每天下班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拨通爷爷的电话,听他慢悠悠地讲村里的琐事,讲院里的花草,讲他一天的生活。哪怕只是几句简单的寒暄,也能让我满心安稳。现在,每到下班路上,手指总会习惯性地滑向他的号码,指尖悬在屏幕上,才猛然惊醒——那个会接我电话、会温柔地听我说话、会叫我慢点开车的爷爷,已经不在。风一吹,眼泪就忍不住落下来,心里空落落地疼,那种猝不及防的思念,总能瞬间击溃所有坚强。

思念入骨,岁岁年年。那柄弯刀,早已不是一件寻常农具。它凝聚着爷爷一生的风骨与执念,承载着他对我故土、对奶奶的深情,更深藏着给我全部的疼爱与庇护。那是我童年最暖的光,也是我余生最珍贵的念想。我将悉心珍藏,让它常伴身旁,如同爷爷从未走远。

风过竹林,沙沙作响,恰似故人轻唤。我知爷爷从未离去,他化作山间清风,化作天边流云,化作这柄弯刀,永远守护着我。

流淌在三月的情愫(组诗)

□熊道静

◎山泉之恋

泉水在花岗岩上刻写,
不用墨,不用刀,只用下坠的水花。
你坐在凿痕最深的那处凹陷,
衣褶垂落,接住三月漏下的光粒。

我递过陶碗,水满未溢,
你低头啜饮,额前碎发垂进碗沿的微澜。
碗底沉淀的云母片,突然游动——
原来整座山的晨雾,正从你睫毛上启程。

你把空碗倒扣在石面,
一圈水渍缓慢扩张,像未完成的誓言。
我伸手去抚那圈湿痕,
指腹触到的却是去年秋霜留下的微凉。

石缝钻出蕨类幼芽,卷曲如未拆的情书,
根须已刺入我们并坐时渗出的体温。
三月不起誓,只让泉声在岩层里反复吟唱,
只让两双足迹,在苔痕覆盖前,
把同一道湿润,走成彼此的源头。

◎三月杜鹃啼

杜鹃声起,山脊线开始呼吸,
松针垂落,是松果遗落的笔迹;
我站在坡上,影子被夕照压薄,

像一封寄往四月的信,尚未落款。

溪水在石缝间折返三次,
每一次转弯,都把名字刻进苔痕;
山雾漫上来,不是遮蔽,是缓存——
缓存你去年说“再等一季”的停顿。

杜鹃不啼破黎明,只用红,在枝头校准节气;
我数过十七次啼鸣,第十八次,喉间有微痒;
风翻动整座山谷的页码,
而我的静默,是夹在三月与四月之间的书签。

露水在草尖悬停,不坠,不散,
如同我未启唇的那句,正练习如何成为光;
当最后一声滑入林隙,整片山色忽然变轻——
原来思念,本该是无重量的纪年。

◎三月琴弦

月光垂落,未触琴身已成弦,
我立在窗边,呼吸收成薄雾一缕;
指腹悬停三秒,未按,亦未离,
像三月枝头将绽未绽的桃萼。

风从檐角绕行,不推门,只推音,
第一声颤起时,霜粒在弦槽里解冻;
第二声漫开,青苔爬上老木纹,
第三声沉下,陶罐盛满整条银河的静。

你的名字未出口,却震得桐木微鸣,
余响在肋骨间筑巢,孵出细小的翅;
我数到第七拍,窗外玉兰突然垂首,
花苞裂开一道缝,漏出光的胎动。

琴箱深处,有去年冬雪压弯的松针,
正把冷意译成暖,把空译成满,把夜译成启程。
三月不写信,只用弦振动空气——
那频率,恰是你转身时衣角拂过门框的刻度。

◎小楼夜雨

雨在青石板上写竖排字,
墨色由深转浅,由湿转哑。
你驻足处,水洼浮起整座小楼的倒影,
二楼那扇窗,正把月光折成纸船。

三月用柳烟缝补巷子的裂隙,
针脚细密,不露线头。
你低头时,发梢扫过自己肩头的微凉,
像触到一段尚未冷却的往事余温。

石缝里钻出嫩蕨,卷曲如未署名的签章,
雨水漫过它,等于重读一遍。
你忽然踮脚,鞋跟叩击石面——
一声脆响,惊飞檐角三只麻雀。

它们翅膀扇动的气流,掀动你衣角,
也掀动窗台上半干的蓝布衫。
你转身推门,木轴发出悠长叹息,
门后暗处,
有株绿萝正把藤蔓伸向雨停后的第一缕光。